

东西 著

后悔录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东西 著

后悔录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悔录 / 东西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7
ISBN 978-7-5399-3744-1

I. ①后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4538 号

书 名 后悔录
著 者 东 西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张松寿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190 千
印 张 17.5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,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744-1
定 价 2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四届华语传媒盛典“年度小说家”东西的授奖辞

东西是一个尖锐的人，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。他的小说，总是从世道人心中那些微妙的疑难出发，以富有现代意味和精神警觉的叙事，生动地讲述一个时代的欢笑和泪水。他所塑造的那些躁动的灵魂，在守护自身残存尊严的同时，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孤独和荒谬。他关怀这种荒谬所导致的生命疼痛，又不断赋予这种荒谬感以轻松、幽默的品质。

《后悔录》书写了一个小人物如何在禁欲和纵欲的年代里用一生来犯错、又用一生来后悔的荒诞经历，并在新的叙事角度下为个人的不幸作了巧妙的辩护和注释。他写了悲伤，但不绝望；写了善恶，但没有是非之心；写了欢乐，但欢乐中常常有辛酸和叹息。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、人伦的俗见，有着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灵魂刻度。

小人物的精神和解

谢有顺

长篇小说《后悔录》是东西在小说写作上的一次飞跃。它写了一个叫曾广贤的人，这个人本性善良、胆怯，可是，他的一生好像都在为难自己，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最终都使自己后悔，他的一生也为这些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：因为自己一不小心将父亲的情事“泄密”，父亲遭受残酷迫害，三十年不和他说话，母亲死于非命，妹妹失踪了；因为一时冲动，闯进了漂亮女孩张闹的房间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却得了个“强奸”的罪名，身陷牢狱多年；因为对感情和性爱抱着单纯、美好的想象，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对他示好的女友；因为被张闹的一张假结婚证所骗，他多年受制于她，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已经人财两空；一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性充满热情的人，却一直没有享受过真实的性爱——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，“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些年来，只要我的邪念一冒头，就会看见女人们的右掌心有黑痣，就觉得她们要不是我的妹妹，就是我妹妹的女儿。我妹妹真要是有个女儿，正好是你这样的年龄，所以，直到现在，我都四十好几了，都九十年代了，也没敢过一次性生活，就害怕我的手摸到自家人的身上。”所以，曾广贤最后为自己总结到：“我这一辈子好像都在挖坑，都在下套子，挖坑是为自己跳下去，下套也是为了把自己套牢。我都干了些什么呀？”

曾广贤其实是一个生活的受害者。然而，一次次受伤，一

次次错过，他都不抱怨现实，也没有想去报复谁，而是一味地承担责任。他的“后悔录”，反思了自己一生中每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但他没有将其中任何一件事情的责任推给别人，而是全部由自己承担了下来。即便是面对张闹的“阴毒”，她不愿意在离婚报告上按手印、签字（不离婚他就不能和自己喜欢的女人结婚），他也没有怨恨她，相反还责怪自己为什么不跪下来求她，“跪一次不行就跪两次，跪两次不行就跪三次，这么一次次跪下去，她就是木头也会流泪，就是鳄鱼也会签字。也许我跪了一百次，她也不一定感动，但是我并没有跪呀，既然没跪又怎么知道她不会感动呢？我为什么不跪下来试一试？要是那时我能拿到她按手印的离婚报告，就可以回过头去娶陆小燕。小燕嘴巴上说只等我一个月，其实她等了差不多四年才嫁给胡开会。”——很显然，这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但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，却扛住了这个世界所施加给他的所有重压，他不仅没有被这些重压压垮，反而因为承担了所有事情的责任，而获得了一种灵魂的自尊。

曾广贤肯定是近几年来中国小说中最有个性、最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之一。东西通过这个人物，在这部小说中建立起来的叙事伦理，深刻地体现在他所创造的曾广贤这个人物的心灵世界里。谁都知道，曾广贤受了许多委屈和错待，但东西最成功的一点是，他没有像林语堂“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”那样，去帮曾广贤憎恨那些伤害过他的人。他和曾广贤一道，宽恕一切，承担一切，将一切来自现实的苦难和重压，都当作是生活对自己的馈赠。这样的承担，就是一种生存勇气。它超越是非和善恶，承认在现实中，并不分谁是胜利者，谁是失败者，大家都是生存的人——在生存面前，一切都是平等的。曾广贤原本是一个渺小的人物，但因为承担他责任，他的生存就变得真实而高尚。《后悔录》仿佛在告诉我们，小人物承担个人的命运，跟英雄承担国家、民族的命运，其受压的过程同样值得

尊敬。

“后悔”对曾广贤而言,也是一种自省。不过,这样的自省,并非要把曾广贤变成另一个人,而是要让他更坚定地成为现在这个人。因此,曾广贤的“后悔”,并无改写自身生命痕迹的愿望,他只是在通过“后悔”这种灵魂叙事的形式,达成和自己、和亲人、和周围的人以及和世界和解的愿望。在过去的岁月里,他和别人、和世界之间都积怨太深,因此,他的“后悔”,更多的是精神和解,是为了化解积怨——也包括化解自己内心的积怨。从这个角度说,《后悔录》中的灵魂叙事,也兼具“伟大的审问者”和“伟大的犯人”这双重身份,所以它能触及到深处的灵魂。不过,曾广贤的“后悔”纯粹是中国式的一次自我追问,它以自言自语的形式出现,因为没有倾听的对象——虽然曾广贤的“后悔”是在父亲面前说的,但由于他的父亲一直处于昏迷之中,这意味着倾听者还是缺席的。这种“后悔”和西方式的“忏悔”有着根本的区别。“忏悔”是面对神的一次悔悟,无论在什么地方、任何时间,神都是倾听者、审察者和赦免者。但《后悔录》的叙事伦理,并不指向这么深远的“忏悔”,它只是通过“后悔”说出自己想说的话,从而在灵魂的自尊中,奠定生命重新开始的基础。

《后悔录》是一部重要的小说。在这部小说中,有着足够广阔的灵魂视野,有仁慈而平等的目光,有“好玩之心”,有生之喜悦和生之悲哀的相遇,有超越善恶的、温暖的同情心,有“伟大的审问者”和“伟大的犯人”同时并存的精神维度——这样的写作及其可能性,在当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。

如果你没意见，那我就开始讲了。

那时候，我长着一头卷发，嗓音刚刚变粗，嘴边还没长毛。“嘴巴无毛，办事不牢。”我爸曾长风经常这样告诫我。那时不像现在，有许多解闷的玩意，什么电视机，什么网络统统地还没有，茶馆也取消了，街道萧瑟，没有咖啡厅、舞厅，更不可能有什么桑拿按摩，就连门市部都很稀少。我们除了上学，开批斗会，就是搞大合唱，课堂上没有关于性的内容，就连讲话都很少涉及器官。你根本想不到，我性知识的第一课是我们家那两只花狗给上的。

那是个星期天，两只花狗的屁股不幸连在一起。它们站在仓库门前的阳光下吐着舌头，警觉地看着我们。我爸拉过一张席子，把狗拦住。我和于百家拉起另一张席子从后面合围。两只狗就这样被圈定，一个正步走，一个倒退着，在席子圈出的地盘打转，嘴里发出轻轻的哼吟。于百家兴奋地喊：“快来看呀，五分钱一张门票。”紧接着就有人从仓库跑出来，先是于百家的父母于发热和方海棠，其次是赵老实和他的老婆陈白秀，他们来到席子边，张开不同形状的嘴巴，露出白的、黄的、黑的牙齿，个别人笑得口水都流出了嘴角。狗被越来越多的人惊吓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，脚步混乱，公的沿着席子转圈，母的倒退不及

在地面拖出爪印，连续拖了几圈，爪印就像田径场上的跑道。

你可能不知道，在那个特别时期，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想找点乐子比找钱还难，所以大家都露出了笑容，好像要把存款在这一天里连利息都花光。不瞒你说，笑得流口水的是我爸，皮笑肉不笑的是于伯伯，捂住嘴角的是方伯妈，赵大爷张开两排黑牙，陈大妈笑出了泪花……就在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，赵山河忽然从仓库滚出来，板起脸：“爸，妈，你们被利用了，也不看看糟蹋的是谁家的席子？”

赵大爷和陈大妈立即收起笑容，但他们的表情却像失灵的刹车，怎么收也收不住，这让赵山河很没面子。赵山河是赵老实的女儿，当时在郊区的兵工厂生产子弹，人长得像个皮球，圆圆的鼓鼓的，特别是那个胸口，撑得在百货大楼都找不到合适的衬衣。我爸厚起脸皮：“山河，大家都快憋死了，就当你搭个舞台，请街坊看戏吧。”

“你干吗不拿你家的席子来搭舞台？”

“难道这狗不是我家的吗？我免费出演员，晚上还得给它们加伙食，最吃亏的我，不是你的席子。”

赵山河伸长脖子，瞥了一眼席子里的狗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她终于放下架子，和大家笑成一片，嘴巴开得比赵大爷的还大，甚至连身材都笑弯了。她的哥哥赵万年这时正好骑着单车回家，看见赵山河笑得那么放肆，脸像刷了黑漆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把各位的脑门点了一遍：“你们太不像话了，这是低级趣味，是要挨批斗的！”

赵万年是第五中学的校长，著名未婚青年，他连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都讲不清楚却当了校长，不能不说是沾了“工人阶级”的光。他凶狠的口气吓得大家的脸都有些白，扶住席子的手一只只离去，最后席子再也没有支撑，哗地倒在地上，两只狗一览无余。赵万年摊开手掌，大声地：“拿棍子来。”我跑进仓库，拿出一根木棍。赵万年抓过去，朝两只狗的连接处狠狠一

劈。狗们发出悲痛的喊叫，瘸腿跑向马路，它们的脚步出现了奇迹，正着走的和倒退着的竟然步调一致，像是有人在给它们喊“一二一”。它们连跑带拖横穿马路，一头撞到迎面驶来的公交车上。车的挡板立即凹陷，那个以肉击铁的声音响了好久。车轮碾过它们的身体，挤出它们的血和肠胃，但是它们的臀部紧紧粘连，就像两张扯不开的薄饼贴在路面。

我的眼睛像进了沙子，泪水忍不住流出来。我爸用席子把两只死狗包住，摔到仓库门前。赵万年伙同于百家用棍子抬起两只狗，架到门前的树桠上，木棍正好挑在狗的连接处。两只狗屁股指天朝地，对称垂挂，就像一只狗在照镜子。刚才散开的人又慢慢聚拢。赵万年指着狗：“不要以为这只是狗的问题，关键是有没有人故意操纵？公开展示色情比传播黄色书刊还严重。你们都在现场，希望能够检举揭发。”

我爸转身走开，人群中出现一个缺口，正好被下班回来的我妈填上。她一填上，赵万年的眼皮就跳了一下。我妈叫吴生，是大家闺秀，懂书法会弹琴能绣花，名声在外，当然不是书法也不是绣花的名声，而是漂亮的名声。解放后，她不断改变自己的世界观，努力用勤劳的双手在动物园里饲养动物。赵万年盯住我妈：“凡是今天看过这狗交配的，要么写一份深刻的检查，要么写一份揭批材料，三天后交到我手里。”

人一个两个地离去，赵大爷吐了一泡口水，也转身走了。最后赵万年的面前只剩下四个第五中学的学生，就是我、于百家、小池和荣光明。赵万年看着纷纷离去的背影：“打虎还要亲兄弟，上阵还是师和生。有的人现在不写，今后就没机会了。同学们，他们不写你们写！你们给我写出水平来，水平到可以拿去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朗读。”

我得先说几句仓库。这仓库是我爷爷留下来的，他是资本家，解放前一直做西药生意。一九四九年，城市被新政权接管，他把房产全部捐献出来，然后提起一口破皮箱，带领全家人赶到火车站，准备迁往乡下老家。那个新市长念我爷爷财产充公积极，派了两个秘书到火车站挽留，并把我家装药的仓库回扣给爷爷居住。当然不是一家人居住，一家人住那么宽，那等于还没改造过来，还是臭资本家。仓库住进了三家人，除我们家，还有于发热、赵大爷两家。于家过去给我们曾家管账，是管家。赵家过去给我们当仆人，干一些拉车扫地扛麻袋的活。我那时还没出生，这些事都是从大人的嘴里听来的。等我出生时，爷爷早就见阎王去了，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。这样的背景，就像我妹妹手掌心的黑痣，就像我脑袋上卷曲的头发，怎么也擦不掉、拉不直。当时“资本家的余孽”像一顶十层楼那么高的帽子，戴在谁的头上谁都会得颈椎病，甚至会变成“宰相刘罗锅”，头抬不起来，眼睛总盯着自己的脚尖。哎呀！我说跑题了，还是先说仓库吧。

仓库被红砖隔成三户人家，各有各的卧室和厨房，只有厕所和屋顶是共用的。厕所起在仓库后面，有五个坑，可同时容纳三男两女。共用屋顶是因为每一壁墙只砌四米高，上面没封顶，站在各自的家里抬头，都会看见仓库的檩条、瓦片和采光的玻璃瓦，所以各家各户的声音会像蒸汽那样冒上去，在屋檐下交叉、传染。

那天晚上，我家餐桌上摆的是红薯、南瓜。我爸吃了几口就放下筷条，捏上菜刀要去门外剥狗，说是给我们弄红烧狗肉。我大声地：“我不吃狗肉！”我爸晃了晃菜刀：“你怕狗肉卡你喉

咙吗？”我抹了一把眼角：“都怪你，要不是你用席子拦，我们家的狗就不会死。”

“它们自己不想活了，怎么把责任栽到我的头上？”

“就怪你。你要是不拦它们，赵校长就不会看见，赵校长看不见，它们就不会挨棍子，它们不挨棍子就不会跑，它们不跑，就不会撞到车上……”

“你真会耍赖。那我问你，是谁给赵万年递的棍子？”

我顿时傻了。棍子不是我递的吗？我干吗要给他递棍子？我要不给他递棍子，而是把狗赶跑，那狗不就活下来了吗？

“不要动不动就赖别人，要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”

我爸说着，跨出门去。我妈把筷条狠狠地拍到桌上：“我看你就没有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！你要是去吃那脏东西，最好先把婚离了。”他们为吃不吃狗肉发生争吵，吓得曾芳哭了起来。我爸不得不摔下菜刀，强行咽下吃肉的欲望，重新端起南瓜。吃的过程中，他成了哑巴，而我妈的话却像坏了的水龙头，哗哗流淌：“动物园运来了一只老虎，是在森林里刚捕到的，它比任何一只老虎都凶，但是何园长却给它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，叫什么兰兰……”

“你要是不洗，从今天起就别再看我一眼，免得把我弄脏。”赵万年的声音像砖头，忽然从屋顶劈下，打断了我妈的讲述。我和于百家跑到赵家门口，看见赵家的餐桌上放着一盆清水。赵万年命令赵山河洗眼睛。赵山河不服：“只听说过饭前洗手，没听说过要洗眼睛。”赵万年抓起赵山河的头发，把她的脸往水盆里按。赵山河扭来扭去，碰翻水盆，一部分水洒在赵万年的裤腿上。

赵山河一甩辫子：“你是不是手痒了，想拿我当阶级敌人来练。”

“你还有脸！那狗也是你看得的？”赵万年抖着裤脚。

“爸看了，妈看了，方阿姨也看了，就连那些小毛孩都看了，

凭什么我不能看？不就对对屁股吗？”赵山河的嗓门大得差不多掀翻了头顶的瓦片，一边说还一边撅嘴。

“你什么态度？他们看，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资本家的余孽，而你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还是个姑娘！”

“姑娘就不是人啦？”

“你看看，中毒了不是？姑娘就应该像白纸那样清清白白，不要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给腐蚀了。”

“我喜欢腐蚀，我恨不得现在就被腐蚀！你管得着吗？”说完，赵山河扭着屁股走进卧室，把门“嘭”地撞上。

赵万年气得手指抽风，也许自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以来，他还是头一回碰上这么强硬的声音，所以他着急了，扬起巴掌来回找地方，最后找到墙壁上的一个镜框。镜框落在地面，玻璃裂成数不清的线条，就像光芒万丈那样的线条，线条下面是赵山河的大头像。赵万年想挽救他妹妹的主意，可能就是这时冒出来的。他找赵大爷商量，要在仓库里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批斗会。他认为只有把那两只狗批臭批透，才能洗干净赵山河所受的污染。赵大爷往地上吐了一泡口水：“我的大校长，除了开批斗会，你就没别的事干了吗？到哪里去开批斗会都成，就是不要到仓库里来开，不要让我看见，眼不见心不烦。”赵万年连连说了几声“余孽”，从此不再跟他爸商量事情，后来他爸的裤裆破了他也不提醒，不提任何建议，就让他爸的脸掉在地上。

3

这个深夜，我们家的床板像长了钉子。我爸他翻来覆去，用背睡了一会，用手臂睡了一会，用肚皮睡了一会，就打坐起来，弄得我这个“瞌睡虫”的耳朵一直竖着。不久，他的屁股像

生了痔疮，在床板上轻轻地磨了几下，半边屁股挪到床外，接着整个屁股腾空而起。床板轻轻上浮，把我提高了几毫米。我爸轻手轻脚朝我妈那边摸去。说真的，我很不愿意听到那些声音，它让我提前懂得了什么叫做“复杂”！

我爸用借钱的口气：“吴生同志，求你，就一次，行不？”

“不行。你说，你这样做和那两只狗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我想得脑袋都快破裂了。你就睁只眼闭只眼，假装没看见，给我弄一次吧？我保证就一次。”

“那你还不如用刀子把我结束算啦。我用了十年，放了一提篮的漂白粉，才把自己洗得像白球鞋这么干净，要是你对我还有一点革命友谊，就请你离我远点，不要往白球鞋上泼墨水。”

后悔录

我爸叹了一口气，走出家门，在仓库前坐了一个通宵。晨光落在树冠上，我爸的眼圈红得像擦了清凉油。他掐死几只爬上小腿的蚂蚁，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，就听到当天的第一次广播从红灯牌喇叭里飘出来，这让我爸感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，至少可以掐死蚂蚁，至少可以生产喇叭。我忘记说了，我爸是无线电三厂的工人，仓库里挂着的那只喇叭就是他亲手安装的。马路上传来扫地和蹬三轮车的声音，天色又亮了一点，刚才还是一块块的树冠，慢慢地分开，变成了树枝和树叶，最后连树上那两只狗的毛都清晰了。

我爸盘算着跟单位请一天假，趁我妈去上班偷偷把那两只狗红焖，还计划多放甘蔗与八角。但我妈好像连我爸的肠子都看透了，早早地起床，用麻袋把那两只狗套住，在麻袋口结了三道绳子。我爸问她是不是要吃里爬外，要胳膊肘往外拐？我妈说这狗是拿去喂那只老虎的，动物园会付一点钱给我们。我爸眼睁睁看着我妈用单车把两只狗驮走，车轮跳一下，后架上的麻袋就跳一下。麻袋一下一下地跳，最后跳出我爸的视线。我爸站起来，回屋洗了一把脸：“既然狗都拿走了，请假还有什么

意义？”

这天，我妈抱着一个沉重的纸箱回家。她看见方海棠正在门前收衣服，就端着纸箱凑过去，把老虎吃狗肉的事说了一遍。方海棠打了一个喷嚏：“对不起，我好像要感冒了。”这时赵大爷叼着烟斗从门里走出来，我妈迎上去，把老虎吃狗肉的事又说了一遍。赵大爷吐了一口烟，忙着到对面的门市部去打酱油。我妈都说了两遍“老虎吃狗肉”，却没得到一句赞许，哪怕是附和，她的心里很失望，于是就自己跟自己赌气，端着那个纸箱久久地站在门前。终于，赵万年回来了，我妈把老虎吃狗肉的事再说了一遍。赵万年拍拍我妈的肩膀：“吴生同志，你做得很好！”这时，我妈才感到手臂疼痛，痛得就快要 from 膀子上脱开了，端纸箱的手掌冒出了许多红印。那个纸箱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里面装着满满的一箱肥皂！

不要以为我妈讲了三次就能闭嘴，这仅仅是她后来无数次讲述的一个铺垫，就像吃饭前的开胃小碟。你说一个人干吗老要找别人讲呢？烦不烦呀？讲多了别人听或是不听？也许你还没讲，人家心里头早就发笑了。我妈一点都不清醒，吃晚饭时，开始跟我们讲述。她说那老虎扑上去，用嘴一撕，一摔，两只狗便飞上了天，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那样在天上飞着，慢慢地往下掉，掉到一半，两只连着的狗就分开了，一只飞向东，一只飞向西……老虎具体怎么吃的狗肉，我已经不太记得了，倒没忘记我妈说话的神态。那是得意的兴奋的，手不停地比划，嘴唇快速翻动，脸像喝了白酒似的一直红到脖子根。我爸说：“钱呢？干吗不买斤把猪肉让我们塞塞牙缝？”我妈像热脸遇到冷屁股，顿时没了讲的兴趣，她沉默好久，才告诉我们她用钱买了一箱肥皂。我爸说：“买那么多肥皂能当肉吃吗？”

“你看看你这两个宝贝有多脏，你的衣领有多脏，还有这些蚊帐、被单，到处都是污垢，一箱肥皂还不一定洗得干净。人活着不能光想着吃肉，还得讲点卫生，耳根要干净，指甲和脚丫子

也要干净，身体干净了，心里就干净了。”

每天放学回家，我都在头发上涂厚厚的肥皂，把整个脑袋变成一团泡沫，然后不停地拉头发，企图把卷发拉直。有时候我拉累了，就让曾芳来帮忙，她咬着牙，蹬着脚，像拔河那样拉着，就差没把我的头皮揭下来。拉过之后，我让肥皂泡板结，用它当发胶，掩盖我头发的卷。那时候，我的当务之急是把卷发变直，而曾芳最迫切的是用肥皂洗手。她在手掌里涂满肥皂，搓出大团大团的泡泡，然后把手浸到盆里，盆里的水立即膨胀，肥皂泡像丰收的棉花冒出盆沿。她的手被肥皂水泡得发白，甚至泡起了皱褶。她抠着右掌心的黑痣：“哥，我用了那么多肥皂，为什么还没把它洗掉？”

“笨蛋，那是肉，洗不掉的。”

后庭录

但是她不死心，跟我比赛浪费肥皂。后来我发现头发越长，肥皂就越没法固定，干脆我到理发店剪了一个板寸，既不让头发卷得太抢眼，又能跟那些挨批斗的光头拉开距离。

禁欲

9

4

在我妈的指导下，我写了一篇批狗的文章，不用说，每一个字都像填满火药的炮弹，射程几乎可以远达台湾。我用了“罪大恶极、伤风败俗、十恶不赦”等当时的流行语，就连布告上用来说强奸犯的话我也写上。揣着这么一篇文章，我感到上衣口袋重重的，就像装了个铁锥子，随时准备脱颖而出。但是赵万年一连几天都不回仓库，他在学校有一套房子，碰上复杂的事情就不回家。那个星期学校乱糟糟的，我连他的影子也看不到。

到了周末，我妈带领我和曾芳在仓库门前洗蚊帐。我们把洗好的蚊帐挂起来，水珠不停地从帐脚滴落，很快就在地面滴

出一个长方形。湿漉漉的蚊帐上落满滚烫的阳光，好像火碰到水那样发出嗤嗤的响声，稍微睁大眼睛就能看见水珠怎么变成蒸汽。曾芳撩起蚊帐，钻进去，跑出来，摇得蚊帐上的水花四处乱溅，破坏了地面的长方形。这时候，我看见赵万年顶着一头汗珠子回来了。他的脸硬得像块冻猪肉，见谁都不打招呼，一进屋就把门关紧。

赵家突然安静，安静得不像赵家。忽然，从屋里传来踢凳子的声音。赵山河轻喊：“拿来！还给我！”

“原来你每天晚上躲在蚊帐里看的是这玩意，我还以为你在背马克思、列宁呢。你看看，哪一个字不让人脸红？句句都够得上流氓罪！难道这就是你的当务之急吗？你还想不想当车间主任？”赵万年的声音忽高忽低。

赵山河大声地：“把它还给我！”接着，是一阵抢夺。

“想要回去，没问题。但你得告诉我，这是哪个流氓写给你的？”

又是一阵抢夺。一只玻璃杯碎在地上。“嘭”的一声关门。“哗”的一声推门。脚步在跑动。凉鞋砸在墙壁，掉到地面。赵万年尖叫：“呀！你敢咬人？”

“叭”的一响，好像谁的巴掌打在了谁的脸上。传来赵山河低声的抽泣。

赵万年拿着一封信黑着脸走出来，一直走到仓库外面。我们家的蚊帐这时已经被太阳晒轻，一点点风就能把帐脚抬起。赵万年站在蚊帐遮出的阴影里看信。我们趴在仓库的门口看他。他抬起头，朝我招手。我走过去。他撩开蚊帐，把我们遮住。透过纱布，我看得见挤在门口的一大堆脑袋，但是他们却看不清我。赵万年把手里的信递过来：“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爸的字？”我盯住信笺，摇摇头。

“会不会是于发热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